



▲ 1978 年三兄妹和父亲叶圣陶先生合影。那一年叶圣陶先生 84 岁，刚刚大病初愈。至善、至美、至诚分别为 60、57、54 岁。当年一二十个常国坐在父亲身边的少年，如今也都年过半百，只是当年父亲和子女之间的那种融融洽洽的空气，依然可以从照片上显现出来

一月二十日，我们在八宝山送走了姑姑……

去年十二月我回北京开会，照例去看望姑姑。像每次一样，姑姑见了我总是很高兴，老说我们离得太远了，要是能常常见面该多好。我知道姑姑近几个月有点儿糊涂了，许多话会反反复复说上好多，可见她有说有笑，饭也吃得不少，还握着助听器把我送到门口，心里想，老人家还硬朗着呢。没想到二十几天以后，姑姑在屋里摔了一跤，扶她起来还能自己走回卧床。而后她再没起床，东西吃得越来越少，十四日开始昏迷，姑姑的女婿小玉和我的弟弟永和把她送进了医院。十五日下午永和来电话说姑姑过世了，前后不过十天。

姑姑在父辈中排行老二，是三兄妹中唯一的女孩。二十年前她的弟弟至诚走了，那年他六十六岁；五年前她的哥哥至善走了，那年他八十八岁。姑姑今年九十了，她比哥哥弟弟活得都长。至此，文化圈里的至善、至美、至诚叶氏三兄妹全都告别了人世。

爸爸、姑姑和叔叔从小喜欢练习写作。爸爸说，他们之所以非常热心这件事，是因为爷爷肯为他们修改，在一旁看爷爷修改是一种愉快。他还说，他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，蓬蓬松松的一大把，经过父亲的选剔跟修剪，插在瓶子里才还像个样。就这样，三兄妹相互鼓励着，在抗战后期的 1942 年到 1944 年的两年间，出版了《花萼》和《三叶》两本散文集。那时候他们三个都还年少，爸爸刚刚从专科学校毕业，姑姑才上大学，叔叔还是中学生。看姑姑那阳拍的散文，写人物的几篇尤其精彩，《江大娘》里的那个忠实主顾的佣人，《门房老陈》里的那个热心朴实的门房，都写得活灵活现，仿佛就站在你的面前。对劳动人民的亲近和热爱，也都流于笔端。三兄妹这段愉快的练习写作的生活，使爸爸和叔叔最终都走上了写作的道路，只有读过大学的姑姑作了翻译。



一九八三年，三兄妹都已年过半百，三联书店在出版了他们早期的《花萼与三叶》的散文集后，诚邀他们再次合作，再出一本散文集。三十年过去了，虽然不像哥哥和弟弟那样一直在和文字打交道，可姑姑在他们的第三本习作选集《未必佳》中，硬是交出了她的八篇作品，篇篇都有声有色，笔头儿不逊当年。只是随着时代和年龄的变化，散文的内容已经全变了，写得最多的最有情趣的，是她和小孙女在一起时的温馨和快乐。《粉红色的连衣裙》、《童心》、《吃鱼》、《窗口的灯光》，在八篇中竟占了一半。真实的生活，真情的流露，让我感受到了姑姑的满足和幸福。

此后姑姑一直没有停笔，特别是退休以后，虽说写得不多，可时不时地总会有个一两篇。姑姑笔头儿快，只要是有想法，常常一两天就能成文，这点儿爸爸和叔叔都望尘莫及。那时候爷爷已经不在，姑姑每次写了文章都会拿给爸爸：“嘿，老兄，帮我看看写得还像个样子吗？”她称爸爸“老兄”。爸爸看了觉得还行的，就会用心帮她修改。爸爸毕竟

纪念我的姑姑叶至美

◆ 叶小沫



▲ 三十多年以后，三联为至善、至美、至诚再版了他们的散文合集《花萼与三叶》

是老编辑，咬文嚼字的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肯放过，改过的稿子乱得连姑姑自己都看不清，他就亲自把改好的文章抄一遍。等到姑姑下次来东四八条看爸爸的时候，他交给姑姑的是改得顺顺当当，抄得工工整整的稿子。事情到这儿还没算完，他还会把姑姑的稿子推荐给相关的杂志，请他们看看能不能发表。这个当老兄的，对妹妹的事儿真是一包到底。

记得姑姑过八十大寿的那年，爸爸觉得为妹妹祝寿，没有比帮助她发表一篇文章更好的了，于是他选了姑姑写祖孙三代与自行车结下情缘的散文《骑车》，改好、抄好、写好评介，寄给了《开卷》的主编董宁文。没过多久，文章就登出来了，姑姑的欣喜只有她自己最清楚。俗话说“长兄如父”，姑姑真幸福，都八十多了，还有这么一位爱她如父的兄长。

姑姑的英语好，除了写散文和小说，她还翻译过书。我手边就保留着一本 1950 年由爸爸和她编译，开明书店出版的《日月星辰》。这是一本讲天文学的青年科普读物。我想：爸爸喜欢天文，又擅长写科普文章，姑姑会翻译，文笔也不错，于是就有



【作者简介】

叶小沫 1947 年生于上海，祖籍江苏苏州。“文革”时中断学业，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农垦战士，后回北京当工人。1977 年 6 月到中国少年报工作，先后担任科普版的编辑、编辑部副主任、主任。创作有科普短文、童话、儿歌、小说、散文，著有《向爷爷爸爸学做编辑》，编有《叶至善序跋集》，和弟弟永和一起为祖父父亲编有《千校家书》等。

了这样一次愉快的合作。编译这本书的主意一定是爸爸出的，素材也是爸爸找来的，姑姑翻译后，有关科普知识的校正和文字的梳理，就由爸爸来完成了。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：天文学是最古老的一种科学。两千多年来，人们把它研究得越来越广博，因此到了现在，必须用许多的书来讲它。好些书都非专家不能了解。但是在这门广博的学问里，也有好些是普通人都会感到兴趣的。这本书里谈的就是这一部分。当然啰，书是没法跟人对谈的。不过希望你读着这本书的时候，好像在电话机中，听一个熟朋友在谈话，而不是在收音机面前，听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广播演讲。这种笔调和这种对读者的态度，一看就知道是爸爸的，几十年来从没改变。

五年前徐鲁兄打电话来，说他们湖北教育出版社要编《外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》，其中有一本是由姑姑翻译的，前苏联的作家盖达尔写的小说《学校》，希望能允许他们选用。我感到有些意外，赶忙抱歉地说，我不知道姑姑曾经翻译过这样一本书，不过如果他们想用，姑姑肯定会高兴。我把这事告诉了姑姑，她对我说，她是翻译过这么一本书，可那是很早的事儿了，如果出版社觉得还可以出版，她当然乐意，只是时间久了，书中的文字恐怕要重新修订过才能用。她又说，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差，已经没有办法完成这项工作。我对她说，如果你信得过我，就让我来帮你看一遍吧，她同意了。借这个机会，我仔细地阅读了一遍盖达尔写的《学校》，书中以一个小学生参加红军的故事，描绘了苏联的“二月革命”和“十月革命”，写了一批勇敢的有性格的青少年，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战斗的故事。小说

▲ 1970 年 8 月，叶圣陶和女儿至美（左二）、儿媳满子（右二）。还有孙子三午、兆言；孙女宁宁；重孙佳佳、阿牛于小院
▼ 上世纪 50 年代初，叶圣陶先生和家人合影。前排和夫人胡墨林。二排从左起：至善爱人夏满子、至诚、至美。三排左起：至善和至美爱人叶蠖生。摄于东四八条 71 号的四合院。老房还没有改造，北屋的雕花木门窗还可看得很清楚



▲ 至善、至美、至诚三兄妹在过了将近四十年后又出版一本散文集，名为《未必佳集》。为此三兄妹还拍下这张照片，放在了书的扉页上

▲ 至善、至美和丁聪先生在一次聚会上难得相遇，老朋友见面格外亲切，留下了这幅珍贵的合影

的主人公在战争的环境中，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战士。我佩服姑姑有眼光，当年能把这样优秀的小说介绍给中国的青少年，就是如今，书中的许多情节还是能让我热血沸腾。前年三月，书出版了。我把样书和稿费交到姑姑手里的时候，她眉开眼笑地说：“小妹，这恐怕是我这辈子最后一笔稿费了！”我不知道如何应答，心里说，姑姑，别忘了，您今年都八十八了。



说了这么多，姑姑的本职工作我反倒一句还没提呢。其实这怪不得我，从我记事起，姑姑就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了。她和姑父表姐住在西城，那时候觉得那儿离东四太远了。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事儿，星期日姑姑一家都会来东四八条看望爷爷奶奶，可也总是来去匆匆，几乎轮不上我这个小孩子和姑姑说上点儿什么。对于她的工作，我知道得就更少了。五十年代，我还是小学生的時候，暑假里曾经去姑姑家住过一些日子，和比我大一岁的表姐宁宁一起玩。那时候我模模糊糊地知道姑姑在台台工作，具体做什么我还是说不上来。记忆中常常是我和宁宁睡下了，姑姑还没有回家；我们还没起床，姑姑已经去上班了。偶尔见着，看她一脸疲惫的样子，我会心疼地想：姑姑真忙啊，她一定很累。说不清是什么时候我才知道，姑姑是在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外英语组工作，负责和英语地区听众的通讯。

一九八三年，我看到了姑姑写的散文《远隔重洋的拥抱》，对她的的工作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。在这篇文章里姑姑写道：每天早上，我走进办公室，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打开放在前面的信夹。来自世界各地的友情，裹着信任和关切，暖烘烘地迎面扑来。一位年轻的丈夫……一位老海员……一位失业工人……一位老听众……另一位老听众……还有一位老听众……文章的一开头，姑姑就用一连串的排比句，摘录了许多外国朋友热情洋溢的来信，看得出来，她和这些人已经是通信多年的笔友，虽远隔重洋，又未曾谋面，却是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接下来姑姑写了好几个令人感动故事，其中一个是关于美国宾州小镇上的一位教员和他的二十八个学生的：

美国阿姆布里奇的 F 先生，为了让孩子知道他们生活在怎样广阔的一个世界上，收录了电台对北美的一部分节目，在课堂上放给孩子

们听，带着他们在地图上找到中国，找到北京。这些节目孩子们听了好几遍，还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感想。F 先生在来信中附了一沓大大小小的纸片，上面写满了孩子们的话：一个说，我最喜欢听的是中国的音乐和那个关于狐狸的寓言；一个说，中国的音乐真好。谁要是动了怒，听听你们的音乐，心情就会平静下来了。中国的音乐和我们美国的太不相同了。我长大了一定要去访问中国；一个说，你们介绍扬子鳄的节目特别有趣。一条鳄鱼能产那么多蛋，使我感到惊讶……于是电台决定为 F 先生和他的学生播送一组特别节目，并事先告诉他播出日期。特别节目播出不久，姑姑就收到 F 先生的感谢信和全班的合影。信中还说了，听了电台为他的孩子们安排的特别节目，感到跟中国更加接近了。阿姆布里奇当地的两家报纸和匹兹堡的晨报和晚报，都报道了他和他的学生跟电台交往的经过，还刊登了孩子们戴着耳机听广播的照片……

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姑姑写道：我喜爱我的这份工作。日复一日，我阅读外国朋友的来信，品尝着从世界各地飞来的友情。这种时候，我常会想起在加拿大的那位 G 先生的意味深长的比喻（听到你们的呼号，我就像听到老朋友在按我们家的门铃儿一样，立刻站起身，打开大门，张开双臂，热烈地拥抱我的老朋友……），对一个电台来说，尤其是对国际电台来说，还有什么比听众的热烈拥抱更可宝贵的呢？……

姑姑是在国际广播电台刚成立时去那儿工作的，去年建台 60 周年纪念日的時候，有记者来采访过姑姑，听说还录了像。我曾经问过姑姑，采访她的时候她都说了些什么。她说：老了，很多事记不起来了，当时说了些什么连自己都忘了。现在想起来，她刚参加工作的那个年代，现代化的传媒方式还没有问世，在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中，国际电台的作用举足轻重，为此姑姑和台里的那些老同志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。说来也巧，就在今年的一月五日，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特意派车来接姑姑，让她去参加电台老同志的聚会。她兴冲冲地去了，还捧回了一座特别贡献奖的奖杯。奖杯上刻着：感谢您为中国对外广播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。我们都为姑姑感到骄傲，觉得这样的褒奖她当之无愧。没想到的是，半个月后姑姑就带着这份荣誉走了。



近些天我把姑姑的那些文章找出来重读，在她早年的散文里又看到了《默想》，她写这篇散文时刚刚二十出头儿。其中的这几段我特别喜欢，就用姑姑的文字送姑姑走：

把光亮的开头比做人的初生，那么黑暗的降临就是人的结局。把人的一生看作长长的一天，那么安静地躺在坟墓中的时候，就是一天的结束，就是黑夜的开始；这黑夜将永远延续下去，再也不会天亮……

若是把人生之路程算作一天，那么现在太阳正高高地照耀着我，离开黄昏时分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。但是，我终究会望见那尽头。一会儿，太阳西移了，影子转了向，渐渐地伸长；而当一切影子变得很长很淡的时候，太阳将突然消失在山谷里，一切的光影也就消失了，只剩下苍茫的暮色。这时候黑夜已大踏步向我走来，它将占有我的生命，直到永远……

不要在夕阳斜照的时候烦恼吧，那正该是休息的时候。要是曾经努力地过了这一天，正应该在夕阳的柔和的光辉之下，静静地享受些清闲了。草地也许散发出醉人的香气，就此舒服地躺下来，看看四周景物的清丽与幽秀，欣赏欣赏晚霞的浓艳与神妙。眼睛累了，就轻轻地阖上；心神倦了，就静静地睡去；在黑夜降临的时候，得到一个安静的睡眠。